

李濂醫史四

醫史卷之九

滄洲翁傳

浚儀李

濂

國朝戴良

滄洲翁者姓呂氏名復字元膺晚號滄洲翁其先河東人也東萊先生成公與其季忠公自河東徙婺吏部郎知台州事諱寶之者復自婺徙鄞家焉大父克德父居敬比三世皆早喪翁幼孤且甚貧獨依母氏居既長從鄉先生受尚書周易久之棄去習詞賦後以母病復喜攻岐扁術而恨無其師一日遇三衢鄭禮之逆旅中即知為醫中毛遂也每謹事之鄭亦見翁醇謹無他頗心愛翁因呼翁語曰我有古先禁方

及色脉藥論諸書知人生死定可治甚精我年老欲
具以授公翁即避席再拜盡得其書受讀可一年所
輒試之有驗然尚未精也鄭復教翁日記診藉攷方
藥驗否悉為參訂不使毫釐失理又若干年所積為
人治診病效無不神自是鄭之病家及凡寓公過客
以病留鄭者必歸翁翁皆樂應之浙省平章左荅納
失理在帥聞時病無睡睡則心悸神懾如處孤壘而
四面受敵兵達旦目眈眈無所見耳聵聵無所聞雖
堅臥密室睫未嘗交也即選醫之良者處劑累月弗
瘳後召翁診翁切其脉左關之陽浮而虛察其色少
陽之支外溢於目眥即告之曰此得之膽虛而風諸
公獨治其心而不祛其膽之風非法也因投禁方烏

梅湯抱膽丸日再服遂熟睡比寤病如脫郡人蘇伯友病衄旬浹不止時天暑脉弱眾醫以氣虛不統血日進著歸茸附彌甚則告術窮家人皆容親變更蘇亦流涕長潛泣命其子強翁診翁至未食頃其所衄血已三覆器矣及切其脉两手皆虛芤右上部滑浮數而躁且其鼻赤查而色澤即告之曰此得之酒酒毒暴悍而風暑乘之熱蓄於上焦故血妄行而淖溢蘇曰某嘗饑走赤日已而醉酒向風卧公診當是翁為製地黄升三升許兼用防風湯半劑飲之立驗重芳仲幼女華病嗜臥頰赤而身不熱命小兒醫四三人療之皆以為慢驚風屢進攻風之劑兼旬不愈翁切其脉右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童

曰女無病關滑為有宿食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
酒後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及詰其內子李李曰乳
母近掌酒庫鑰苟竊飲必任意潛使人視臥內有數
空罌榻下翼日拘其鑰飲以枳椇葛花日二三服女
起如常時童良輔子年十二患內癰腹脹臍凸而頗
銳醫欲刺臍出膿其母靳不許抱子獨泣童馳告翁
邀與俱及造卧內見一野僧擁爐熾炭燃銅筋一二
枚烈火中瞪目視翁曰此兒病癰發小腸苟舍刺臍
無他法翁喻之曰臍神關也鍼刺所當禁矧癰舍于
內惟當以湯丸攻之苟如若言必殺是子矣僧怒趨
而出翁投透膿散一匕明日膿自氣合潰繼以十奇
湯下善應膏丸旬決瘡趙氏子病傷寒餘十日身熱

而人靜兩手脉盡伏。俚醫以為死也。弗與藥。翁診之。三部與按皆無其舌胎滑而兩頤赤如火。語言不亂。因告之曰。此子必大發赤斑。周身如錦文。夫脉血之波瀾也。今血為邪熱所搏。淖而為斑。外見於皮膚。呼吸之氣無形。可依舊溝隧之無水。雖有風不能成波。瀾斑消則脉出矣。及揭其衾而赤斑爛然。即用白虎加人參湯化其斑。脉乃復常。繼投承氣下之。瘡發斑無。脉長沙所未論。翁蓋以意消息耳。普濟寺主僧體無為病。瘳已三日。不知人。翁切其脉。右口之陽弦而遲。少陰之脉堅而勁。不滿四十動而止。此寒邪乘於腎肝所致。法當以辛甘復其陽。為作湯三升。頓服。遂起對客。如不病然。一藏已絕去。此若干日當復病。病

即死果死如其日臨川蕭雲泉羽客也偶游鄞造翁
告曰某病兩目視物皆倒植屢謁名醫弗喻翁曰視
一物為二視直為曲古人嘗言之視物倒植誠所未
喻也願聞其因雲泉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
達曙遂病翁切其脉左關浮促餘部皆無恙即告之
曰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膽腑故視物皆
倒植此不由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嘗復吐以正其
膽腑遂授黎蘆瓜蒂俾平旦湧之湧畢視物不倒植
東皋寺僧述無作族姓孫氏一女子病厲風為夫所
出家貧不能致醫無作過翁約曰吾女姪病可愈早
昇致就翁診顧僧舍不宜能速為我治療乎翁曰諾
他日匿患者於密室召翁診其脉翁曰脉來疾而去

遲上虛而下實蓋得之醉酒接內而風毒乘之今雖
髮禿眉墜然鼻根幸未陷肌肉幸未死遂以防風通
聖而益以下藥下瘀血數升及虫穢青黑物并進斬
蛇長松等湯丸復佐以雄黃楓油作膏摩之逾月瘡
餘姚州守郭文煜病噦十餘日州之以醫名者畢至
悉以附子丁香等剗療之益甚翁切其脉陽明大而
長右口之陽數而躁因告之曰公之噦即古之咳逆
由胃熱而致或者失察而反助其熱誤矣飲以竹茹
湯未終剗噦止帥府經歷哈散侍人病喘不得卧老
醫製麻黃之剗以散其肺邪翁後至診之脉口盛人
迎一倍厥陰弦動而疾兩尺俱短而離經因告之曰
病蓋得之毒藥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衝非

風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倍芎歸煮之三升服之夜
半果下一死兒喘止哈散密囑曰病妄誠有懷以室
人見嫉故藥去之眾人所不知也老醫聞之慚而去
樞密董孟起在帥閫時命翁臨診俾審新故病翁切
其脉兩寸俱浮弦脉法浮為風弦為痛兩寸屬上部
即告之曰明公他無所苦首風乃故病也蓋得之沐
而中風當發先一日則劇劇則人吐而後已董笑曰
然余少時喜沐每迎風以晞髮因致頭作痛痛一如
公所言公善診幸余療也為製龍腦芎犀丸四分二
之一遂愈帥府從事帖穆失爾病下痢完穀眾醫咸
謂洞泄寒中日服四逆理中輩彌劇翁診其脉兩尺
寸俱弦長右關浮於左關一倍其目外眥如草滋蓋

知肝風傳脾因成飡泄非藏寒所致飲以小續命湯
損麻黃加朮三五升痢止續命非止痢藥飲不終痢
而痢止者以從本治故也純孝廟祝楊天成女壽在
室病不月命婦人醫療之不得其名狀及五閱月其
腹如有姪求其色脉即怪因詰之曰汝病非有異夢
則鬼靈所憑耳女不荅趨入臥內密語其侍嫗曰我
去夏追涼廟廡下薄暮過黃衣神心動是夕夢一男
子如暮間所見者即我寢親狎由是感疾我漸報不
敢以告人醫言誠是也嫗以告翁翁曰女面色乍赤
乍白者鬼也脉乍大乍小者祟也病因與脉色符雖
劇無苦乃以桃仁煎下血類豚肝者六七枚俱有竅
如魚目病已延慶寺僧珂瑩中病翁診其脉獨右關

浮滑餘部皆無恙曰右關屬脾絡胃挾舌本蓋風中
廉泉得之醉臥當風而成瘡珂舞手索筆書几上曰
酒吾先佛所戒自祝髮來未嘗飲露坐當風誠所不
免其師天紀在座即怒訶曰汝處別業時每飲輒醉
尚諱疾自誤邪翁取荆瀝化至寶丹飲之翼日遂解
語湖心寺僧履師者一日偶搔臍中疥忽自出血汨
汨如湧泉竟日不止瘍醫治療弗驗邀翁往視履時
已困極無氣可語及持其脉惟尺部如蛛絲他部皆
無即告之曰夫脉血氣之先也今血妄溢故榮氣暴
衰然兩尺尚可按惟當益營以瀉其陰火乃作四神
湯加荆穗防風不間晨夜併進明日脉漸出更服十
全大補一劑遂痊全本然病傷寒旬日邪入於陽明

俚醫以津液外出為脉虛自汗進玄武湯以實之遂致神昏如熟睡其家邀翁問死期翁切其脉皆伏不見而肌熱灼指即告其季曰此必榮血致斑而脉伏非陽病見陰脉比也見斑則應候否則蓄血爾乃去衾視其隱處及小腹果見赤斑臍下石堅且極痛為作化斑湯半劑繼進韓氏生地黃湯逐其血是夕下黑矢若干枚即斑消脉出後三日又腹痛遂用桃核承氣以攻之所下復如前乃愈內子王病傷寒乃陰隔陽面赤足趺而下痢躁擾不得眠論者有主寒主溫之不一余不能決翁以紫雪金匱理中丸進徐以清甘草乾薑湯飲之愈且告之曰下痢足趺四逆證也苟用常法則上焦之熱彌甚今以紫雪折之徐引

辛甘以溫裏此熱因寒用也聞者皆歎服集賢脩謨
南宏遠奉旨往閩諭土猾余蠻子余嘗戮人尊俎之
間以恐之遂驚氣入心疾作如心風比啣使命來鄞
疾屢作逐逐奔走不避水與火與人語則自賢自貴
且或泣或笑翁切其脉上部皆弦滑左倍勁於右蓋
痰溢膈中灌心胞因驚而風經五臟耳即投以湧劑
湧痰涎一類器徐以驚氣丸服之盡一劑病瘳郡史
虞東村內子王年盛嗜酒且善食忽疾作肌肉頓消
骨立翁診其脉則两手三部皆洪數而左口尤躁疾
遂語虞曰此三陽病由一水不能勝五火乃移熱於
小腸不癢則淋王曰前溲如脂者已數日語未竟趨
入卧內漩及需其溺器以視則如飣釜置烈火湧沸

不少休翁以虎杖滑石石膏黃栢之劑清之痛稍却而湧沸猶爾也繼以龍腦辰砂末之蘸以枳柿食方七沸輒止餘姚余慎言子孟仁病寓湖心僧舍以求治翁至其處而孟仁方飯坐甫定即搏爐中灰雜飯猛噬且喃喃言人翁命左右掖之切其脉三部皆弦直上下行而左右尤浮滑蓋風痰留心胞證也法當湧其痰而凝其神既湧出痰沫四五升即熟睡竟日乃寤寤則病盡去徐以治神之劑調治之神宛如初御史王彥芳內子病飧泄彌年衆醫皆謂休息痢療以苦堅辛燥之劑弗效翁診其脉當秋半雙弦而浮即告之曰夫人之病蓋病驚風非飲食勞倦所致也以肝主驚故虛風自甚因乘脾而成泄當金氣正隆

尚爾至明春則病將益加法當平木太過扶土之不
及其泄自止夫人曰儂寓南閩時平章燕公以銅符
密授御史俾出入自如吾兒闌闌玩弄久之遂失去
平章一日追符甚急儂心懼焉由是疾作公指為驚
風信然乃用黃牯牛肝和以攻風健脾之劑服之踰
月泄止郡守李孝文妻母龐病小腹痛衆醫皆以為
痼聚藥之浹月弗愈繼命翁診翁循其少陰脉如刀
刃之切手胞門苑而數知其陰中痛癰結小腸也即
告之曰太夫人病在幽隱不敢以聞幸出侍人密語
之乃出老嫗翁曰患者苦小腸癰以故臍下如痼聚
今腫已成腫迫於玉泉當不得前後溲溲則痛甚嫗
拜曰公神人也所苦一如公所言遂用國老將軍為

向導挾麒麟竭虎魄之類以攻之膿自小便潰應手
愈浙東運使曲出道過鄞病卧涵虛驛召翁往視翁
察色切脉則面戴陽氣口皆長而弦蓋傷寒三陽合
病也以方涉海為風濤所驚遂血菴而神懾為熱所
搏遂吐血一升許且脇痛煩渴譫語適是年歲運左
尺當不應其輔行京醫以為腎已絕泣告其左右曰
監司脉病皆逆不祿在旦夕家人皆惶惑無措翁曰
此天和脉無憂也為投小柴胡湯減茯苓加生地黃半
劑後俟其胃實以承氣下之得痢愈副樞張息軒病
傷寒踰月既下而內熱不已脇及小腹偏左滿肌肉
色不變俚醫以為風矢所中膏其手摩之浹四旬所
其毒循宗筋流入於臍丸赤腫若瓠子瘍醫刺潰之